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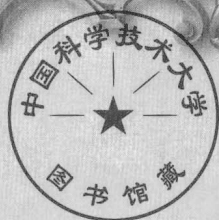
名家名著经典作品选

凌叔华文选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名家名著经典作品选

凌叔华文选



名家名著经典作品选

凌叔华文选

主编 国 宾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名家名著经典作品选(5)

凌叔华文选

国 宾 主 编

出版发行 内 蒙 古 文 化 出 版 社
(海拉尔市河东新春路08号)
激光照排 金穗智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北 京 市 美 通 印 刷 厂
责任编辑 铁 山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0 印张
版 次 2001年1月第一版第1次印刷
印 数 1-2500 册

ISBN 7-80506-966-2/I·370

定价:20.00 元

凌叔华

名人春秋

(1900-1990)，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八十年代陆续写出并发表出版《女儿身世太凄凉》、《资本家的圣诞》、《我那件事对不起他》、《再见》等。

由于时间跨度前后逾半个多世纪，致使在标点符号和语言文字的使用以及其它格式方面不便硬性规范统一。我们尽其所能恢复凌叔华作品原貌。倘读者在阅读和使用本书时，仍发现有失校处，盼不吝赐教，当在重印时改正。

目 录

女儿身世太凄凉	(1)
我那件事对不起他	(11)
绮霞	(20)
酒后	(35)
绣枕	(41)
再见	(45)
中秋晚	(54)
花之寺	(63)
有福气的人	(71)
太太	(78)
说有这么一回事	(86)
等	(96)
春天	(101)
小刘	(106)
李先生	(122)
病	(131)
送车	(140)
疯了的诗人	(150)
他俩的一日	(170)
小哥俩儿	(179)
搬家	(191)

小蛤蟆	(201)
凤凰	(211)
弟弟	(221)
小英	(229)
千代子	(235)
开瑟林	(245)
晶子	(254)
倪云林	(261)
写信	(269)
无聊	(274)
异国	(283)
奶妈	(291)
转变	(304)
旅途	(315)
死	(324)
一件喜事	(335)
一个故事	(344)
八月节	(353)
一个惊心动魄的早晨	(364)
古韵	(371)

女儿身世太凄凉

当暮春三月的一个早晨，花园草长了，桃李花落了一地。暖和风，时时还吹起地上的花片，与蝴蝶一同跳舞。那无知的黄蜂，还嗡嗡的飞来飞去采蜜，他们似乎还不知花已落完了。那高才过墙的桃李树，满出了新叶子，从那嫩黄的疏叶中，露出几个小桃，小李。园门口的垂柳树正对着园主人的小姐妆楼。微风荡漾着那柔条，一丝一丝的飞向东又飞向西的，好像东亚美人梳发，及西洋歌女跳舞。枝头上的咕咕鸟，看了这种风光，益发缩起脖子，目不转睛的对住花园叫，“姑姑，姑姑……”的。

温柔无赖的东风，忽的吹开那妆楼的葱绿纱帘了，只见临窗坐着两个女子，她们虽不能似小说上常说的小姐，具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可是也不是普通所见的一样。一个是穿凝杏黄衫子在靠窗口一张贵妃床半睡半坐的支颐着视园中花木，青黄的面，虽涂了些胭脂，也盖不上那愁病的色，可是长眉细目，另有多病佳人的风致。那一个是穿了一身浅红的衣裳，坐在一张摇椅上，随那椅摇来摇去，态度非常活泼，论那面目，却也粉面朱唇，尊贵中露出乐天之状。只听那瘦的女子道，

“表姐，我听那鸟叫姑姑，我想起昨天姑姑托我的事了。”她拿起一块粉红的手绢，里头似乎包着些东西，很郑重的轻舒素手，把他打开，“姑姑说叫我劝劝你，别总死心眼的讲平等自由，自由平等非但不是女儿家可以讲的，就是大爷们也不能呢，这是一张王总长大少爷的玉照，她说。”拿手绢握着那微红的小嘴，

笑了一笑接下说，“表姊呀！姑姑说叫你看这人像貌怎样，开心见诚的告诉我，别似上几回那样给你男人像片看就掷地，你反说姑姑管束你的自由，跟你作买卖式的婚姻，跟你丢人。咳！表姊呀，不是我多口，父母没有不疼惜儿女的，你终身的事他们还比你小心哪，再说……”话未完，穿粉红色衣裳女子接着说：

“婉兰，我常说你太老实了。哼，像你那样被父母卖的婚姻，我是受不了的。难为你还说，父母没有不小心的呢。总长少爷也罢，总统少爷也罢，我没见过，没谈过一次，那是提不了婚姻二字的。婉兰，我也不看那像片了，你照这样回我娘罢。”

“表姊，你又来这套话了，我既然受了姑姑的托付，叫我怎好拿这空洞洞冷清清的话回她呢。再说你已经过了标梅时期，女大当嫁，倒也不是一件可以推托的事。不是我说一句不客气的话，像你现在这样倒是很多青春少年人来拜倒石榴裙下的。茶会哪，跳舞哪，看戏哪，他们都争先恐后的侍候你。哼，他们这样，你猜安好心眼么，他们不过一来藉此巴结你父亲的钱财势力，二来他们可以饱飧小姐的佳容就是了。中国男子，到了二十岁，谁没有妻子在家呀？我常听他们说某人某人对他发牢骚说某某小姐真爱他常常语言中含了一种怨他有了妻子意思，只好愿结来生未了缘了。某人某人又说那某经理的小姐，常不许他回家见老婆，小姐一步离不开他了。有一回，他醉了，拉着小姐求送他回家。那小姐居然不客气，与他同乘汽车送他。车上怎样任情调笑，也没人看见，那小姐说这样子坐一年车，也不生厌呢。”“听他自己放屁吧！”那女子怒说，“表姊呀，我就说是呢，中国讲男女社交公开，不够程度，常常叫女子方面吃亏的。表姊见识高广，我的意思对不对你必是能判断的，像你这样年纪家世，还不好好的叫父母替你小心找一个，过几年，不做续弦，也找不出好丈夫了。好儿子谁不早早的就有了妻子呀。我劝你还是平平心，听姑姑替你找好吧，这王大少爷不……”

“哈哈，婉兰越长越妈妈气了。谢谢你，不要费话了，你照照镜子，你那小脸多们青黄呵。呀！莫不是你那李三少爷出了什么特别情形吗？本来那孩子也太不顾舆论了。婉兰，我告诉你一句话，你可千万莫生气，那三少爷听说晚上，在书房与他母亲的大丫头银香双宿双飞呢。他母亲明知道这事，但又不敢说他两人。现在说那丫头已经有了身四个月了。老太太不但不生气，还张罗叫他吃保胎丸，说，若是生了男孩子，将来娶你过去还不许你叫这丫头名子，只可叫她妹妹呢，哼，那不是与你平辈了么？”那表姊只管说，不提防她表妹婉兰已经哭的泪人儿似的，只见她面色更加青白，抽抽咽咽的，止不住了。

“婉兰，我说你不许生气。你又不听了。我早想告诉你这事，不过怕你难受，不讲了。快别这样子我还索性告诉你吧，等你也知道旧式婚姻真是腐败到家呢！”

“表姊，我……我不哭拉，你索性做好人做到底吧！咳，天呀！叫我将来怎过呀！”她擦了擦眼泪又无声饮泣起来。

“咳。罢了！我走了。回头舅妈着你这样。问起根由。一定抱怨我的。好在你又没过门，事还可改的，不要太认真了！”

“表姊！请你好心说完了再走，我一定不告诉我娘是你说的。”

“婉兰，你要看开点，不要太拘泥。本来订婚时你也太草率了，自己也不看一看这人到底品性怎样的。”

“我那里知道这事呀！直到我去娘柜里找出红绿缎匹，查问小丫环才知道呢！”

“我真忍不住了，现在告诉完你吧。他们家怕那丫头在你未进门时生下小孩，于面上不好看，所以每天就送了吉日过来，叫舅舅预备你的喜事。舅舅知道这原故，满心想推了他们，但是舅妈说，女儿终归系人家的人，这次得罪他们，以后你更难做人了。她昨个哭了一天，好容易我们劝住她呢。现在已经答应他们

定好黄道吉日五月初二了，婉兰呀，只有一个月了，看你自己打主意吧。”

“我！我不去，我死也不去他们那里。”婉兰抽抽咽咽又哭起来。

“那样子只可离婚吧。要离婚，现在倒是好时候，好在并未过门，又没一男半女，离了婚，岂不是仍然干干净净，还你自由身吗。像你这样才貌身分，怕没有好丈夫吗。

“表姊呀，离婚倒是干净爽快；但是我父母必不答应，我若是不顾他们愿不愿就做去，那不气坏他们了拉？咳，那样，我是做不出来的。”

这两人正在悲愤的时候，忽听有小脚步声，蹬蹬的上楼梯一路喊，

“表小姐在这里么？姑太太打发人来请了好几次哪，说华家两位少爷和孙总裁的少爷都在府上等小姐一齐出门呢。”

那老妈子一路说已经走进门来，看见这两位小姐的神气，倒呆了，站住门旁，一声不发。

“郭妈，站住做什么？快倒洗面水来，等表小姐洗面。”婉兰有气没力的发作道。

不多工夫，表小姐已经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临行时，握住婉兰的手说道，

“婉兰，你自己终身的事，千万不要为顺从父母，失掉了自己一生的快乐。可惜，你现在还未退婚，不然，那华家三公子，倒是一表人才，我可以介绍他给你呢。”

“表姊小点声吧。若叫人听见，岂不造我谣言吗？五姨娘前天才对爹爹说，我有两个男朋友，给我写情书呢。总而言之，我命不如人，我也不想这一生有什么快乐了！”她眼圈一红，泪又滴了下来，只听见楼底下一片声喧。

“表小姐，明朝会，再来呀，请姑太太今夜里来打八圈，记

住呀。”“表小姐，明朝来帮我上九章买衣料吧。你表妹懒极哪，少不得，将来表小姐喜事，也叫婉兰尽心尽力的去帮你呢，明朝定归来格。”接着汽车呜呜声，把那如花如玉的表小姐送走了。

婉兰无精打采的拭干泪痕，懒洋洋的仍躺在贵妃床上。看窗外一片一片的落花，与那成双整对的飞蝶，她芳心似乎大受感触似的，从那窗口中嘘出两句似断不断，似悟不悟的话来，

“咳，也不过怎样罢了！人生死活都是刹那间事，何苦认真呢？”

那一去不回的光阴，忽忽的已过了一个整年了。又到了第二个暮春天气。那花园甲。仍然是草长花飞。那春风仍是吹人欲困的。那垂杨柳仍旧的柔条轻摆，那咕咕鸟还“姑姑姑姑”的叫个不住。杨柳对过的小楼，湘帘半卷，时时吹出些药味，夹杂些香炉烟，徐徐的出来。贵妃床还是躺着一个女子，鬓角眉弯，都剃过，一看就知那女子已出嫁了，现在是归宁时候。她仍是青黄的肉色，眉峰紧蹙，泪光点点，不用说她必定受了多少苦恼，说不出，道不完的。

贵妃床的旁边坐着一个三十来岁的妇人，穿了一身黑花丝，细高身材，瓜子脸，半老佳人，倒也不恶，惟独眉心眼角，隐隐露出含怨受屈的神气来。她手拿一杯药，很柔声和气的说道，

“大小姐喝完这杯罢，你娘说看父母面上，你是要保重身子的。只要你今天好了，她明天病就退了。大夫说你的病已退了八成，她非常喜欢，昨天她叫人给她饭吃呢。大夫说，你的病是郁恼成的。有气时，哭一顿，说出来，倒也不至于病了。大小姐，你也太好了。从来没听你说过一句他们那头的家事。怎样委曲，你也没对爹娘哭过一次，咳，怎会不闷出病来呢。”

“三姨娘，谢谢你哪。”婉兰伸手接那杯药，慢吞吞饮完，说

道，

“三姨娘呀，今天趁人人都出街，我不妨跟你说说我的苦处；可是，你不要和我娘说呵。我自从去年春天知道要嫁这样一个荒唐男子，我没有一晚上不落泪的。嫁了以后，只盼望他能爱我并那有喜的丫头，我不过事事让他些，也就平平安安的过日子了。新婚的头一个月，他倒是寸步不离我左右，当着客人，也跟我作很亲热的态度，被我痛戒他几次，他反说我是没情的女人。我看见婆婆及银香常常的含怒含怨的看我，我不得不就和他开心见诚的说，叫他收起那丫头做偏房，并劝他去她那里过夜。他拼命的不肯去，有两晚上，我锁他在银香房里，他开窗户出来拍我屋门，我不肯开，他气愤极了，骂我无情无义，且说我贪图贤德的名，反叫他两头奔波。那晚上，就找朋友打茶围解闷去了。婆婆不但不怨他儿子行为乖妄，反怪我假惺惺，逼丈夫逛窑子。银香说，少爷待她那样没情，是我调唆的。我孤身处此两难之间，每天见的不是怨容也是怒色。他呢，也就变了，每天总是晚上两三点回来，醉薰薰的满口胡言乱语。一回说我像花小宝，一回又叫我林平卿，在人前动手动口的作那倜傥态度，把我羞的什么似的。他口袋里，不时的带回些香巾哪，头发哪，像片哪，他还津津的告诉我，这是谁的定情东西，那肉麻的相片，摆了一房子，我怕人看见，收起来，他反笑我妒嫉纸片呢。那银香自从失宠，迁怒于我，朝夕的在婆婆面前学是非。那老太太就指鸡骂狗的，说狐狸精哪，不要脸的女人哪，宁愿叫男人逛堂子，不叫他亲近家里人。咳，闲言闲语，叫人气死。我没有一天不哭两三次的，虽然，不短衣服，不短钱的供给我，可是心里愁苦，都是没用的。

“我十二月初，病倒了，发烧到一百零七度，婆婆还说我装病，诈男人娇，那没出息女婿，倒是坐我房内守了几天，无聊无赖的引我说笑，一天里电话十多回，来找他不是什么班，就是什

么里的窑姐找他去，整天吱吱喳喳的，打电话，惹得我心里烦，病更重了，足足这样的受了两个礼拜，稍好点又要预备过年的人情，正月里不是我又病了么！咳！”

婉兰眼圈又红了，声又咽住了。

“大小姐呵，姑爷对你感情，总归不算错个，”三姨娘说。

“哼，罢了，冷一阵，热一阵的，没有一些真情义，过些日子，玩够看够，也和银香一般。去年我刚好了，他还和我商量娶那羞花，闭月两姊妹作妾呢。我怕和婆婆说，他拼命的央求我，到底我没有那样大胆答应他，他骂我吃醋不贤，我只好忍气吞声的受了。姨娘呀，还有什么过头！早知道日子越过越苦，如此结果，我恨不当初，一刀两断的，退婚省事哪。我表姊已经劝了我好几次，我不听她，现在后悔不及了，她那样多舒心呵。”

“咳，别提表小姐了，说起叫人伤心。”

“怎回事呀？”

“大小姐呵，你听见千万不要悲痛，她已经死了两个月了。”

“呀！她怎死的？为什么我并不知呢？”婉兰热泪纷下，越拭越不干。

“你病重那时她死的，她为人也太好自由了，你知她为什么死的呢？”

“不知道，快说罢。”

表小姐不是跟华家两个少爷和王经理少爷很要好的吗，原来三个人，也一百二十分的倾倒那小姐，今年正月，你病沈重的时候，他们闹出事来了，他们三个人，都向表小姐求婚，她轻轻的都推却了，谁知道三个人都各怀疑心，以为小姐有所欢故此拒绝，必要得才甘心，各人都对人说那小姐是已经允许他的，写了些歪诗香艳文，叫小报登了出来，里头都是些肉麻话，说那小姐怎样怎样和他们要好，人人都知道这小姐如此多情，身分如此低廉了。表小姐后来知道了这事，一生气，索性不理他们了，后来

她气病了，大夫主张叫他人医院调养。他们又说小姐快要生小孩子，故此入医院呢，他们说的非常难听，说这肚里小孩，不知姓什么好呢。你姑丈不久也没差事了，他抱怨他女儿不答应王少爷的婚事，所以上头恨他，辞他差呢。王太太是个他丈夫说一，她不敢道二的人，也帮着埋怨他女儿。表小姊一肚皮冤枉，还受埋怨，她本来是心病不能受刺激的，这几样事一来，她病了一个礼拜，正月二十九早上就死了！王太太哭的死去活来，只是后悔不该怨她女儿。我怎知道怎样详细呢？正月底太太不是病么，她不能出门，打发我上姑太太家去瞧瞧，那里坐客满堂，施家二姨拉我到没人地方原原本本的告诉我。”

婉兰这时候欲哭没泪了，只咳声叹气的说，

“想不到表姊也这样命苦，本来男女交际，能没有范围的，她常常晚上去跳舞看戏，叫少爷们送回来，旁人看见已经闲话不少了。”

“是呢，”三姨娘说，“总而言之，中国女人太容易叫人糟蹋了。大小姐呀，我不是怕人糟蹋，我也到不了你们家呢。”

“三姨，我想问你这事好久了到底不敢开口，爹爹怎样娶你的呢？”

三姨娘眼圈一红，两道眉蹙的更紧了，拿手揞一揞眼，咳嗽一声，才含泪说道，

“我祖父也曾做过几任知县，我亲父兄弟三人十几岁上把父死了，他们跟那些坏人学，天天花街柳巷里，销遣日子，后来三个人分了家都娶了老婆自过日子。不到一年工夫，哥儿三个，已经把分家的几万银子，花去十分之九。我三岁死了父亲五岁死母亲，以后跟二叔叔家过，粗衣粗食，倒也过了几年平安日子，婶娘自己没有儿女，待我也很好，十七岁那年叔叔全家搬到上海避兵灾，有一天不知怎样我叔叔买了好些新衣料香粉首饰给我。说他有个朋友跟他很要好，现在新开一间绸缎在一间首饰楼，叫我

快做新衣，过几天他还带我去挑看，每样东西都可作五扣呢。过了一个月说已经跟我放聘了，择定四月初三娶，婚礼是新式的，在一个有名的大饭店请些朋友吃酒，我穿了一身粉红衣裙，头上蒙着白纱，就算出嫁了。过门的时候，人人都叫我太太，你父亲也和我非常和睦，第二年你祖母死了，打电报来叫你父亲奔丧，我也要同去，他不答应，未了他见驳我不过，才老老实实的告诉我说家中已有一妻一妾，你回家要做第三房呢。我听见以后，大哭一回，木已成舟，告他也是没用，而且还叫人说闲话。他留我在上海一过两年，他也没信，三翻二次叫人请他，他总说忙不能分身，第三年好容易盼到他到上海，他又新讨了一妾了，见面时并无半句抱歉话，及催我快搬到你们一同住每月可省些钱呢，我于是作了三姨太了。幸亏太太待我还不错，我还私自安慰，谁知过两年你父亲又娶第五的了。她是妓女出身，什么手段，把你父亲迷的昏昏沈沈，没事就拿我们消气，二姨也是人家姑娘，受不了气死好几年了，四姨是大废物，除了打牌看戏以外，他是不管的，惟有我！”

三姨话未完，已经呜呜咽咽的，哭的像泪人儿似的，她还说，

“咳，做女人的真苦呵！我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脱离这苦海世界呢！”

婉兰呆了好久，面上冷冷的，徐徐嘘口气道，

“三姨呀，已经的事，别提他了，伤心也没用了。总而言之，女子没有法律实地保护，女子已经叫男人当作玩物看待几千年了。我和你，都是见识太晚，早知这家庭是永远黑暗的，我们从中学了本事，从少立志不嫁这样偏促男人，也不至于有今天了。”

三姨娘拭泪立起来，说，

“可是，现在已经晚了，老天爷呀，您可怜可怜女人罢。”

“三姨！古人说，自求多福，我和你都勉力做去吧。”

婉兰也立起来，手拿窗帘往外看，好久好久，她似悟不悟的说，

“似这般飘花坠絮，九十春光已老，女儿身世原如是，”又说，

“呸，人为万物之灵，女子不是人吗？为什么自甘比落花飞絮呢？”

原载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三日《晨报附刊》